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八目錄

謝觀

上陽宮望幸賦
以賢爲寶賦
中堂遠千里賦
舜有擅行賦
王言如絲賦
越裳獻白雉賦
得意忘言賦

禹拜昌言賦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
朝呼韓邪賦
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
招李夫人魂賦
東郊迎春賦
誤筆成蠅賦
惚怳中有象賦
執柯伐柯賦

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
大演虛其一賦
卻走馬賦
吳坂馬賦
驥伏鹽車賦
初雷起蟄賦
琴瑟合奏賦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八

謝觀

觀官荆州從事

上陽宮望幸賦

宮闕崇崇縈帶洛河之上據臨天地之中儼百司以環拱流百川兮會同曷君王之未顧屹樓臺而鎮空或斑白里人或前後近侍覩周公之舊制憶開元之故事當域中之正寢實王者之定位何乃内外如一東西有異思紫泥而日日將來仰玉輅而年年未至徒使萬室向曙千門洞開

藹臣心以西望希天睠之東迴見紅輪之漸晚又翠華之不來及夫玉漏報更蟾輝永夜皆傾耳以闇屬恐飛詔之潛下徒玉兎之屢虧尚金龍之未駕是必左右獻書股肱啓謀以爲王者一德合居上游以爲金城千里能制諸侯殊不知四海無虞五兵載戢與殷周而抗節豈秦漢之能及在仁義而聿修奚險固之是急且夫中岳爲內四岳爲藩此則前控伊闕右闢轘轅乃文公立主之地是成王定鼎之原寧勞百二之勢足居九五之尊所以乾乾屬望戀戀何言尚軫憂人之念未垂巡狩之恩雖年華不負於照

灼而煙花暗老於宮垣況復伊洛王畿崤函近地往復無勞人之役邐迤有行宮之備冀我王之臨兮示天下爲家之意

以賢爲寶賦 以昻名霸道邦家之託爲韻

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爲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旣堅旣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匵以沽名廉謹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昻

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眞明而不瑕袖懷荊璞握有靈虵以鑒姦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遞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王孫而霸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贏之價所以愛玆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況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頴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託以此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

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中堂遠千里賦以心曲聲光此時忽阻爲韻

峻宇沉沉朱門阻深豈爲遥遠有齗徽音跬步之中易在一言之地踰時之違難于千里之心莫不佇立盤桓瞻風躑躅或持穹崇以嶄傲或麗欺誣之阨束遂使阼階之上迢遰於天子之田蕭牆之間緜邈於黃河之曲且夫百里之遠一日致之中堂之近經旬履之而所以借淹留之喻

等避逅之期豈君子同風之地在小人革面之時瞻廊廡之不遥便成燕宋念庭除之匪邈差若毫釐是絶音塵有睽言語若非入室之士過作脫巾之阻布武之中疲赤驥於崇朝及肩之牆困鴻鵠之一舉唖井之路寥夐及門之子迴翔希日日以見德尚朝朝以覲光每望恩波如桂水之流淼淼時瞻德宇若金城之路茫茫似蔽黃雲纔同明月高深起於顧盻山岳生於倏忽於是以南軒北宇之欽岑作河東河西之間越如此禮讓無成薰猶不明東閣苔滿西園草平倒屣之餘風頓削握髮之清規不行自杜其

匡諫之路詎聞乎哀樂之聲是使咫尺蕭條人邇室遐空
施棖闑之横壯但見樓臺之邐迤則可以自勵於己寧求
於彼君子勿嗟行路難古來如此

舜有羶行賦以天下歸之如蟻慕肉爲韻

肉不愛蟻蟻自來依舜不求人人自來歸爾則以羶生嚮
慕我則以思深側微祁祁子來竟歡懷於德飽侁侁類聚
各霑濡以家肥是知取喻於彼欲明於此播薰風於酷烈
比黎庶於螻蟻温恭允塞諒不阻於幽微元德升聞固無
間於遐邇是故四海紛會千門競追共仰來蘇之日誠非

逐臭之時以孔甘爲味以潤下爲脂率從其旨爰度迺私
應其欲而猶矣思所利而噉之各竭血誠汝則如饑如渴
無勞內視吾乃龍章鳳姿載求而羶不在身三嗅而羶不
在服在乎安長幼資亭毒行葉揚芳言蘭芬馥以膏腴及
萬姓萬姓熙熙以霈澤滂四門四門穆穆咸遂其性各安
其族竝飲其風順雨調豈止於觴酒豆肉若乃望之如日
戴之如天不銷不歇沛然靄然如此乃聞羶者焉如或失
之於上迷之於下四罪之徒三苗之野如此乃聞羶之者
喻既斯大義豈憑虛以心求芬芳者得以鼻求芬芳者疎

自發德馨之惠寧同乳臭之餘服媚嬿之而孰可芬香擬之而豈如由是蒸黎子來蠻夷蟻附八方咸戴其煦育九土共臻其道路惠然若歸往也如慕煥重瞳而日月清朗齊七政而恩威布護至矣哉巍巍堂堂可謂承天有裕

王言如絲賦 以有云如絲演若綸組爲韻

君言之重令發彼加人如絲之細令出已成綸將愼樞機之本必滋秒忽之因初具體而微降一已之繩準俄觸類而長入百司而縷陳是知作彼紀綱從而推闡密旨欲布殊私以展透晃旒以尚細入鈞衡而漸演及爾如貫審知

詞理緜緜搏之則微益見言容藹藹且夫謂至密而已著將未聞而已聞遂意淫繹隨聲糾紛無類而洪纖起散有條而派脈別分離一庭之間聽皆歷歷出九門之外遠已云云是故邐邐黷縻上下聯絡毛舉之讚是恤蠶食之譏詎作詔多事而折藕難比寫綢繆而曳緒不若遇終軍之一請便吐長纓偶龔遂之載言俄陳亂索不同抱布而取詎等茹柔而吐孜孜下問義同小往大來軋軋若抽事符以索繼組不可卷也引而伸之不滯異維舟之紼無黖殊墨子之絲與奪而起於分寸傾危而失在毫釐夫如是上

言也不可不精下聞也不得不受知駟足之難及保三緘之可守語不墮而寰宇歸心思無邪而蠻夷稽首可以網羅八表可以倫貫九有然後緝熙不紊條章有餘自契不言化矣豈假聞斯行諸方知微細之喻也敢願戒慎之所如

越裳獻白雉賦以周德方興遠夷入貢為韻

憬彼越裳南之一方感皇化於蠻貊獻白雉於周王原夫獲皎潔之姿奉鴻私之德閉靈質于雕玉馳星使於絶域夕辭南土形迷夜月之光曉向北風影混朝霜之色嗟乎

跋涉空闊江山阻修途程萬里星歲幾周過吳門而練影光透染曹風而麻衣色浮然後達成周之大廷陳本國之所執歷雉門而捧進隨鴻臚而坌入俯雕題而就位拱疏趾以前集利觜玉植修領縞戢風搖細尾當軒而練帶長垂日照輕毛在手而雪花孤立懿其耿介無比貞明可稱距列瑶刺身摘鶴翎徘徊而隙駒其轉奮迅而振鷺將興其淨珉潔其神露凝皎皎數粉亭亭卓冰自稟時清之化誠非日浴之能勿以臣之賤所獻無微勿以禽之微所來自遠蒙恩覃而化及似風行而草偃是以齋此嘉瑞唯憂

後時欲以明誠上答敢以遐阻爲詞作獻靡遼東之豕不緇殊墨子之絲一以見澤兼鳥獸一以彰德被蠻夷王乃愀然色動沉然念兹發明南國之忠汝之遠矣舉奏殊方之瑞予甚嘉之方知雉之潔兮可珍士之潔兮殊衆可珍猶尚於夷俗殊衆可標於歲貢儻援引而不遺願舉白之一送

得意忘言賦（以去象棄詞根乎幽朕爲韻）

易意難見言以存之得意之後而言可遺本憑詮以指昧既達誠而去詞昔者先王元通默想以深指難可擬議嗟

後世無不瞻仰是以錯綜六爻森羅萬象立文以寓其吉凶頤隱以知其來往憑有狀之狀而定其範圍因可名之名以徵其影響悟影響則可名之名息達範圍則有狀之狀無執可名爲常名者謬定有狀爲常狀者愚方知禮以適變作事之符符以觀設導意之樞但魚兎之得也於筌蹄而已乎然則言者意之苗得意而根源有據意者言之本得本而枝葉不御假以寄誠明爲定據如鑽燧求火獲火而燧之可忘似剖蚌求珠得珠而蚌之可去於戲置文字之館植元兆之根自入存存之室廢乎察察之門不爽

毫釐經濟無爲之內匪差黍累彌綸有截之垠旣而搜未形之形索無眹之眹變以喻而立幽籍明爲準則可棄喻取變卽明討幽不可以理縛難可以文囚遇陽則明豈必離乃爲日遇陰則順何須坤乃爲牛夫如是稽其意窮其事旁通其閫閾曲盡其精義英華可採桎梏斯棄儻究忘言之機庶叶表微之思

禹拜昌言賦以聖人之心聞善必拜爲韻

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蓋以勵華夷形古今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

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旣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所以嘉謀乍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况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能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埀教採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畧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以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

爲規戒是以謳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可不拜遂使共守丕業長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畤以陳儀固難比矣望竹宮而設禮曷可方之我皇紹九聖之雄圖舉百王之令典急於求士樂於聞善所以獻昌言之忠臣必待之台鉉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以九垓向序外方同心爲韻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峩特立鎭壓殊方所以施一人政令所以朝萬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霤啓閉乎三十六戸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

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時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截而至無脛而走將欲交正於成王之命所以立辟於周公之手洞入闥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鶚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楊凝豹韜抑揚而相偕肅

肅沉沉巒崇墜深煙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於是鏘金石揚律呂動塤篪搖柷敔儼若思而山立悄不言而雁序一拜一起嶽抃而齊傾舞之蹈之雷屯而復舉俄而翠華轉仙仗迴恩覃率土化溢九垓合蠻貊而畢至盡梯航以爰來彼禹有太室武作靈臺曷與此而同哉

朝呼韓邪賦（以煥乎盛儀遐掩前古爲韻）

偉哉惟漢至德鴻融元功絪煥敷仁義於異域俾華夷而同貫故能臣匈奴來單于超沙漠越余吾秉穹廬而雲起

望高闕而風趨屈膝而來有以見其蠢爾垂拱以待是用
表於魏乎況當行幸祠祀之禮崇甘泉泰畤之儀盛肅肅
乎文物是備昭昭乎威容既正象胥以譯豈言語以不通
司儀式班示進退之必敬然後差行列辨尊卑序璧羔皮
帛之等第示要荒守衛之威儀冠帶之容間彼荷氈被毳
韶濩是作雜夫僸佅兜離雍容之禮有則倔强之心不施
元塞不安寧蝟起今於彼青蒲方奏猶蟻伏而在斯信純
化之雲布俾遠戎之星馳不然何以其國則賒其人不遐
修臣之節爲國之華朝一人於萬縣涉萬里之窮沙則周

公明堂之儀寧九采之足美而夏禹塗山之會雖萬國而何嘉且夫懷我有方所由者漸德之爲被我不可掩非慕義而有求奚尊君之自貶是知撫御之道莫善於漢宣威儀之設莫盛乎甘泉美舞徒稱乎干羽鏤勳何媿於燕然布令陳辭之義行豈事成而後樹引領稽顙之容作乃瞻之而在前自可光九功服九土曠萬代而一時宜耀今而榮古

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 以國娥行止蓄姿固忌爲韻

漢七年兮海内已清恃兵强兮深入平城將耀武於窮邊

絕域欲用壯於四夷八紘舉國興師婁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假剞劂於繢事寫嬋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從索綯而機心暗起動則流盼靜而直指似欲排君之難匪憚陋容如將報主之讐無辭克己既拂桃臉旋妝柳眉目成可望肉食（一作視）無遺摛粉藻而標格有度傅簪裾而樸略生姿節操堅貞狀剞劂之刑無懼穠華窈窕見削成之肩不疑然後迴出孤域逍遥獨步向鋒刃之形稿高秉松柏之心堅固既而踟躕素質婉婉靈娥日照顏色風牽綺羅靚從

繩之容楚楚混如椎之髻峩峩有貌而自爲飾詐無情而不轉橫波時也匈奴合圍嬖人興事故持娉婷之淑態用撓閼氏之所忌果驚如劍之眸不識運斤之鼻觀其玉立漠壘花生女垣香飛大漠名動雄蕃各揣蕞陋之姿胡顔恃寵競念腥膻之質苟且孤恩乃儲讐以極諫並懷禮而獻言以爲漢之與蕃本爲殊國冀兩地之無患曷二主之相殛落日而鳴鼙自怨中夜之重圍暗失

招李夫人魂賦以所思逝魂傷春榮落爲韻

李夫人月墜香焚花沉九原繁華委地零落何言有少翁

兮術通神鬼爲漢帝兮夜致精魂於是詔未央之宮備通靈之所五位之壇離立九奏之音克序珠籠翠幰龍師虎旅銀燭之煌煌次列金管之愔愔慢舉帝乃坐中寢御繖幃森羽衞儼天師佩符籙以威重拂香花而步遲左止簫韶之奏右啟甲乙之旗搢霜珪而斂色執紅旌而盡思立北斗星文之下當中壇月午之時萬籟寂寥發清音於漢殿九天空闊寫招魂於楚詞詞曰白玉潔兮紅蘭芳忽玉折兮蘭已傷魂兮勿復遊他方盍歸來兮慰我皇又曰彩雲裾兮流霞袂倏而來兮忽而逝魂兮勿復遊四裔歸來

兮膺萬歲已而愴悢沾巾淒涼侍臣慼寥而房櫳變色熒煌而戶牖生春如扇如花開靚恍惚之中事非煙非霧卷見希夷之外人珠璫瓔珮鬢髮絳脣髣髴平生之貌依稀歌舞之身顧步嬋娟迴翔綽約似發言而尚默若將前而復卻於是斜漢將傾繁奏爰作琳瑯璀璨綺羅迴薄風淒雨切忽消散於杳冥鳳去鸞歸空珠翠之寥落自是妖妄日惑虛無念作侮萬乘爲脫屣陋百載之浮榮幸河海之無事賴干戈之暫平不然少翁此夕豈宜一拜於文成

東郊迎春賦 以天子率公侯共行事爲韻

謝觀

元冥之政已息青帝之令將行太史先三日以奏天子率
千官以迎是知齋沐夙興虔恭愼慄命奉常按東郊以嚴
備詔金吾肅中禁以警蹕内外相比上下是率俄而斗轉
招揺日當甲乙䖏元晃於殘漏掛青衣於曉律翠華忽舉
見閶闔之初開蒼龍啓行與朝陽而對出觀夫飛蓋輅儼
珠旒萬騎而前分儀仗千乘而後列公侯出青門之郊至
祈神之地簨簴羅植珍羞有次陳靈感於中宫之座設大
昊於配享之位東嚮西嚮勾芒歲星而對列左之右之三
辰七宿以相厠既竭百辟之心用展一人之事帝乃玉色

以進磬折而前求發生之候不忒祈溫和之氣罔懲盡敬於地冀佑於天一拜而北陸之寒去矣再拜而東方之風煦然獻酬既已尊卑備矣拂祥光於龍顏之上納和氣於御衣之裏鳳詔還闕金輿返軌遂舉措而凝令載行隨指顧而發生四起我風有截郊祀無假於文王我化無為律呂不勞於鄒子故乃布德施政遠達幽通高卑咸沐貴賤攸同始振蟄蟲在好生惡殺遂行慶賜可滅私徇公乃得化洽方隅恩光岐雍遵古典以立則授人時而敬用願迎乎千春萬春與夷夏之所共

誤筆成蠅賦 以象從誤致補之如眞爲韻

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眞而不異原夫裂素凝壁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爲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太白之上汚實難從由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乍若蟋蟀之居壁復類蠨蛸之在户然而迥立素絲不失毫釐併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

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悅目而賞隱映纖絺之内囊螢處中附麗紃組之間牖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眞始自不村之典俄成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謗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而色新巳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歴覽徘迴周顧觀詩人止棘之體絶王思立筆之怒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誤懿夫汚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横舒卒能珍賞翫之不失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惚怳中有象賦以形象無實全在精至爲韻

惚不可視無臭無聲怳不可聽希夷杳冥於不可爲之內有不可狀之形則可徇其惚徇其怳於無是無非之間見有若存若亡之象似菖蒲之秀聞之而不見其形同合浦之珍知有而難期入掌且夫視之不見將謂虛聽之不聞將謂無則虛無之內有罔象之珠及夫視之可見以爲眞聽之得聞以爲實則眞實之外有强名之質故執無而求者理則謬焉執有而求者理亦不然寄精於從無之地韜光於入有之權其象也虛其體也元謂皦兮尚黙謂虧兮

復全其方不中於矩而規不中於圓自索隱於心契可忘
形於意筌靜以神觀黃帝得之於三月反於目聽列子寤
之於九年然後含兮如容浩兮如海體混沌而不殆成胚
渾而不宰先天地之始已塊然而生後天地之終尚澹然
而在何者爲在何者爲生生萬物兮吾象不顯成萬物兮
吾象不呈謂之有兮無朕謂之無兮有精故道我者非常
道名我者非常名及夫清有形而爲天濁有形而爲地列
而爲九疇八卦播而爲五行六位此皆非其象此乃象之
器自可外廢其境內存其至一喻老氏之言曷無爲之不

致

執柯伐柯賦以觀則於手人道寧遠爲韻

手運斧而方圓自縱斧有柯而規模可觀誠取則之非遠曷持心以常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於手將散樸於大巧是倅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妍醜不脫故而圖新亦瞻前而顧後然後擬議是啟經營靡停方坎坎以無撓聿丁丁而未寧觀所措而舉措因其形而制形且勿謂效之難尚俟乎繩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忒左手將舉其樸斵右手足見其成式不離指掌之旁自有短長之域龜鏡頗

邇儀容在側見幾而作成於目擊之間殷鑒不遠便契握中之則何必公輸是集梓匠具陳雖欲遠徵其類不如近取諸身於造次顛沛之時尚思行已於一顧一盼之所何必求人庶得揣稱攸宜諮謀可考冀析薪之入用知缺斨之足保終懐纎踵之誠未爽從繩之道嗟乎柯在手兮至近不能觀者有諸道於身而豈遠不能行者信歟故取則於人者失聞道於人者踈乃可端其末慎其初反視於周旋之内收心於躁動之餘因而利焉是可宗也譬以身者方或同於夫如是正其規從其本揆度而枉柄無阻睥睨

而迷途自返儻忠恕之內存信率性之非遠

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 以題爲韻除清字

國有禁火應當清明萬室而寒灰寂滅三辰而纖靄不生木鐸罷循乃灼燎於榆柳桐花始發賜新火於公卿由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鑽燧獻入匍匐而當軒奏畢初歇猶短新煙未密我后乃降睿旨茲錫有秩中人俯僂以聳聽蠟炬分行而對出炎炎就列布皇明於此時赫赫遥臨遇恩光於是日觀夫電落天關虹排內垣乍歷闈璅初辭渥恩振香爐以朱噴和曉日而歘翻出禁署而螢分

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門於時宰執具瞻高卑畢賜降五侯以殷渥歷庶僚以簡易媛逐來命風隨逸騎入權門見執熱之象閔有司識燭幽之義咸就第以照臨示廣德之遐被於是傳詔多士同歡令辰將以明而代暗乃去故而從新均於庭燎睨彼元臣熠熠當門煙助松篁之茂熒熒滿目㷳如桃李之春羣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温惠受覆載之光澤各罄謝懇競輸忠赤拜手稽首感榮耀之無窮舞之蹈之荷鴻私之累百然後各爨鼎鑊傳輝膳官爭焚爐灶競爇膏蘭銷冷酒之餘毒卻羅衣之曉

寒方知春秋故事未逾於我周禮救災徒稱變火曷若賜於百官萬方同荷

大演虛其一賦（以首先處虛用隨數爲韻）

大演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未諭一之本末徒訝數之奇偶於是稽所據推所受以不用爲用端以非數爲數首方知一不可見上不在天一不可尋下不在田是太極含三之本居混元不二之筌成出天入地之契乘屈伸合散之權作數之本爲唱之先伏質於無體之體反形於自然而然則無者有之宗有者無之據一從虛而體立數憑一

而神助舒而用萬象自虛無而來攝而終萬象復虛無而去安得不存我而立因我而著昧者以此一為無用之徒先聖以此一為庶幾之處是以捨此則數不足兼之則義有餘終萬物之末始萬物之初在窮理以考實勿存形而課虛亦猶一人無為兆人欣從一氣無體羣生所共本立而道存主適而臣從若十二月之輪轉不宰者歲之宗三十輻之運行無有者車之用今則以未分而象太極中分而象二儀未分而百事隱中分而百事隨然後四四而布七七而具可以明淺深可以明好惡總而舉也叶仲尼知

命之籌考其成焉契伯玉識非之數儻明得一之義庶達
傳心之路

卻走馬賦以天下有道無所用之爲韻

貞元初旣平凶醜海縣安阜歸戍人於田里卻戰馬於隴畝所以示力爭之無益昭靜勝之足有乃命司武闢御阜出羣騶於紫陌閱衆驥於黃道吉行之乘存六駮而有餘無戰之時惜萬蹄而空老於是脫羈鞅任超逾騰驤於古塞之外飲齕於洪地之隅迯蕭蕭之永逸免逐逐之長驅天廄初辭誠貴人而賤畜農車儻駕亦以有而之無留之

則踠其駿足而不與人共捨之則遂其生適而省其國用顧東道之常來淩北風而遠縱纍者揚鑣噴沫擐甲鳴鞭角紫燕以行地隨飛龍而御天追風於陣表絶電於君前功德難忘信彌多而不厭驕奢作戒故雖愛而必捐任物自然仁之上者修文偃武德之要也屏危事之形影張禮容於宗社尚兹恬淡見道發宸衷釋彼權奇知化成天下材雖駔駿用亦有時艱難則雲礎斯騁力開泰則野逸而呈姿昔常代於人勞良多効矣今則遂其天性非曰棄之感君恩之有序彌天壤而得所望騄駬而躑躅依水草而

容與彼周武之歸漢文之卻曷足方我王之明舉

吳坂馬賦 以下覩泥驥迴知貴駒爲韻

吳坂之馬兮駿且奇伊孫陽兮知不知伏櫪而誰憐拘絆倚輈而但見清羸兩耳長垂不斷於嘶風噴月四蹄可試何愁於玉勒金羈當其初出渥洼孰分駑驥雖白日之可逐曷青雲之自致頓銜轡首逢人兮不鳴強鳴弄影超羣知已兮未至須至嗟乎全無芻粟半臥沙泥況精靈之粗有亦毛骨以非低金埒行時儻拔風塵之跡玉鞭垂處頗親桃李之蹊於是將躍未騰欲眞尚假徘徊龍廄之側踡

跼鹽車之下良時易失常憐過隙之光朗鑒難逢多是迷途之者善相爰來精神陡迴奮迅而蝟毛俱聳嘶鳴而星眼俄開舊阜云辭步步而風雲借便長衢一去行行而珂珮相催曩夕猶賤凌晨已貴羣心惕惕以暗伏衆口喧喧而相謂乍同曲突收將宮徵之音又似豐城指出斗牛之氣蓋非斯人無以辨龍駒非斯馬無以動寰區因二者之冥契播一時之令圖馬兮雖遇新知還因舊主儻一顧之未朁必載馳而可覩更有瑶池方外之程願著鞭於造父

驥伏鹽車賦

有驥子兮維之朽索服鹽車兮困於絶漠將發憤於一哀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健步奮奇毛連嘶自若驤首彌高負調鼎之資空懈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願代勞當其迢遞燕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既同跼跡載馳之用靡分儻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曳輪之是辱恐負軛之非名飲齕誰憐其垂耳鞭驅奚敢以抗衡是使元黃莫遇款段無營汗血匪難一日有祈於用力求人未易三年何恨於不鳴今也勞役薦臻高名斯矚將激昂以待顧頗奔馳而徇欲重伸羸氣自殊迺駕之難載發哀聲

幸比擊轅之曲或有賤同牛皁用匪龍媒亦在巽於剪拂
辨以駑駘夫如是則當於輗軏之下自然不媿於羣材

初雷起蟄賦

蟄處於冬雷生自震啓一聲於春候知萬類之奮迅虺虺
初動祁祁始振首出庶物爲陰陽號令之端有開必先作
天地發生之信原夫飛走各志羣分處陰既不戁以不竦
尚聲銷而影沉及夫勾芒御辰夾鐘應律整雲師布露之
澤迫和氏春分之日溫風載扇重陰四密動豐隆之大聲
發昆蟲之暗室跂行喙息聞塡塡而鼓舞爭馳脰振翼鳴

隨虢虢而雷同競出隱蔽雖久騰揚有期變軒轟而作矣俱引領以從之見羣生嚮風之義知大鈞播物之時是則感之於彼而乃乘之在茲且遂隱隱以起予各侁侁而挺爾穴處者聆之而厲志泥蟠者聞斯而舉趾均發萬品非唯百里各騰聲實鶯出谷而截飛競逐明時范彈冠而思起搖車效之而可也聚蚊因之而有以然後舍彼即此違陰就陽角觡奮迅羽翼弛張殷南山之粗厲啓出地之潛藏似桴鼓之纔終戈鋋熠熠如擊石之止後鳥獸蹌蹌有若衆彙居蒙一呼而告羣生未覺一言以導曾無震寢之

虞誰有擊臺之暴於是桃吐其秀鷹化爲鳩助發生之德
省囹圄之囚潛匿假之而振拔毛介因斯而處休大哉震
元利拯羣生而出幽

琴瑟合奏賦

琴蘊雅兮閑暢瑟合音以高張忽雙聲以動作合六律之
短長一則玉軫金徽無爽於清濁一則瑟絃疏越不間於
宮商君王政美和同化能率舞放鄭聲於域外屛優雅於
樂府所以顧絲綺之韻高愛清廟之器古憑曾晳之所奏
與師襄而對撫滌慮而匪隔毫釐共坐而自齊徵羽靜而

各守動而合矩左諧乎蔡炎之音右和於湘靈之鼓況復素女絃怨重華調清以風中之響入雲和之輕便契虛徐之節雅符閑泼之名誠二體之區別能九奕而混并流水一聽杜間而涇渭合派簫韶共奏指下而鸞凰和鳴彼弄互揭此意還發一曲之金飈颸颸再奏而玉堂清越寫斷續於秋空激寥亮於雲中琴絃促而影細瑟絃緊而體殊伊和樂之假主俾合散之同途理心而寧乖高下盈耳而不離笙竽故若出有入無唱予和汝覺肸蠁於輕重等洪纖於律呂播南風於大道秩秩無差配上古之希聲愔愔

備舉遂使敦本志切去邪義深惉懘之亂不作非僻之思
不侵由自内而率外皆謂樂而不淫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九目錄

周鉞

積土成山賦

海門山賦

胡權

飲貪泉賦

李蟾

烹小鮮賦

崔鉉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

左僕射平章事判

竇紃

五色筆賦

崔倬

石幢敘

黎埴

出使官不得乘檐子奏

裴延翰

樊川文集後序
叚瓌
舉人自代狀
東都不可立廟議
冦可長
唐故平盧軍節度押衙兼左廂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雲麾將軍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食邑二千五百戸劉公夫人隴西辛氏墓誌銘 并序

令狐緒

請停汝郡人碑頌奏

令狐綯

請詔男滈就試表

請申禁天門街左右置私廟並按品定廟室數奏

薦處士李羣玉狀

楊發

太陽合朔不虧賦

大音希聲賦

慶雲抱日賦
加謚追尊改主重題議
盧商
請增加鹽額奏
嶺南官吏請停吏部注擬奏
唐元度
九經字樣序表
奏九經字樣狀

九經字樣牒文

論十體書

裴夷直

張克勤恩蔭請迴與外甥判

韋澳

解送進士明經不分等第牓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九

周鉞

鉞開成時人

積土成山賦 以貴其不已成此崇高爲韻

彼山之峻兮禀氣而成此山之峻兮積壤所營何人功之彙聚致邱壑之崢嶸始假一坏巳見進吾於往終成九仞還宜景行而行當其率性作勞因高立趾將覆簣而可久念極天而有俟道既長而彌專力雖勤而未巳於是資地勢建土功區區而日不暇給矻矻而樂在其中以不拒物

爲心因成高大以不讓塵爲德遂至穹崇所謂從微而至著有感而必通致峯巒而因人立跡侔造化而與古爭雄故得日就月將天長地久小既資於坎窞大豈遺於培塿非辭形倦將欲必致於雲霄所冀道成亦以兼容之妍不有始有卒乃勤乃勞依依漸長日日增高以力爲謀比大不唯於熊耳將勤喻學成功豈謝於牛毛是謂積小以稱奇裒多而爲貴既稠疊於委輸亦縱橫於經緯則聚米者固不足云累臺者於斯殊末所以塊然凝質崒爾成姿千峯可數五色無遺以此驗巨靈之神誠爲怪也以此想愚

公之事亦可凄其別有十載施勞三冬卒是常負荷以相勉每勤求而自揣所冀必成無虞中毀倘若因我而出雲庶亦降神而在此

海門山賦 以峭立如門終古無易爲韻

大壑天接雙山闕如作鎮而巍峩對峙象門而中外皆虛拆萬仞於長霄共持神秀納八紘之積水闢閉靈居合沓龍蟠連延壁立懸崖嶄崒而不動駭水喧豗而自急每使盈虧之月向裏升沈能令蚤暮之潮由茲出入故得周天柱作海門峻軋空碧高城混天奔疊浪而若容車馬拔跳

巒而似列藩垣當晴晝而纖霧豁開大吞江漢値陰霾而濃雲交翳暗鎖乾坤外布雄稜內拖巖嶠波聲相切以澎湃山狀亞分而崍峭呀吳呷越總舟楫之隄防發電轟雷轄魚龍之衝要岌岌崇崇橫西截東風濤莫犯乎永固天地將齊乎不終況乎據是水德鑿非禹功海若抱關於其側陽侯擊柝乎其中彼岱與因巔項漂流太行爲愚公遷易一則屹要道而徒在一則滔洪波而何適未若是山也專百靈捍禦表羣聖光宅吐晴虹以爲楣森古木以成戟故能咽喉水府掩映仙都長鯨透而謂呈魚鑰曉日照而

疑啟金鋪以獄而言巡八州而何有以門而視指三海而
則無異乎勢壓坤維氣連淮浦作巨浸含宏之閫爲百谷
委輸之户所以知開闢之元功豈止亘億齡而窮萬古

胡權

權開成時人

飲貪泉賦 以言飲此泉心終不易爲韻

吴隱之擁節南海停驂石門遇貪泉之廣陌若旨酒於汙
樽由是徵圖籍所載考耆舊之言云注兹而難窮地理或
飲者而能移性原公乃斯言已察其事惟審十目所視表

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遂舉杯而就飲重言曰所執在我寧由此泉瀉冷冷而反同潔已恃惴惴而過甚防川恬淡相資漸滂沱於德澤清廉是守何汨沒於情田將正浮俗而去彼覩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予命酌而甘從率爾盈科即挹聊抒思以盤桓健筆忽飛寫緣情之綺靡既而威臨俗鎮塵靜邊空闔境而皆知嚮化四方而靡不趨風量比滄溟能控清而引濁心如白水可原始而要終當其境接遐荒郡維幽僻山川而多含瘴霧草木而少蒙膏澤道之云遠人不願適公藏器以俟時方遇君之側席泉

云飲而名乃益彰心秉直而誓當不易則如眞清特立瑕穢莫侵人飲酒而蕩志我飲泉而洗心胡不誇於一石而不愧於千金於以明好惡定能否不貪爲寶而可憐不飲盜泉而非偶懿哉君子之鴻名竹帛永垂於不朽

李蟾

蟾太和三年官浙西觀察留後

烹小鮮賦（以理國之道有如烹鮮爲韻）

刀匕之任庖人是司將修火以烹矣取小鮮而作之洶洶之中似有躍泉之勢炎炎之上猶憐漏網之姿則無復游

小沚奮織馨既逢鼎鑊之患永絕江湖之思其始也出彼
清瀾委茲㪚笱落細鱗於方寸之質煦微沫於噞喁之口
齊一指而未弁事寸刃而纔受驗星星之若無升鼎俎而
何有贍其沈浮若水洶湧如鶩不有大觚奚假良庖之妙
無容尺素何必呼兒以烹是知將善其事亦叶於道若運
動之不息則完全而莫傃如或罷其紛紜任其顛倒則偶
鹽梅之側宛若銜珠映莫疑蕭之中猶如在藻是知至人
以魚小者國可喻焉其化而敦夫德善其烹而委之火傳
則味不慝道乃全將成其心齊之化無貴乎獺祭之鮮且

夫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爲貴人不以撓爲美反覆無極必爲糜潰之道簡易不修自作滋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不如靜務理者語不如默動之則一鼎渾渾語之則萬人慼慼想漱漱之微質不可而求俾浩浩之澆風無由自息今聖人任一意朝萬國蓋以體元元而得諸靜寰海而宴如豈徒以窮高極厚之內喻之於一魚者哉

崔鉉

鉉字台碩博州人第進士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罷爲陜虢觀察使宣宗朝擢河中節度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公出爲淮南節度使兼宣歙池觀察使加檢校司空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判

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省罰七直闕

竇紃

紃宰相易直子官渭南尉武宗朝入爲戶部郎中集賢校理貶秦州司戶參軍

五色筆賦（以徵諸嘉夢藻思日新爲韻）

物有燦奇文抽藻思含五彩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漬毫端於一勺潛含水章施墨妙於入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眞戴帛驚纈文漸出臨池訝蓮影長新效用詞林分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間遊魚之彩鱗所以成畫飾之規得和

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覩流精於起草俾題橋之處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猶重文章可矜糅松煙以霞駮操竹簡而淚凝黛使書紳黼黻之容斯美如令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班然不一摛握彩以冥契刷孤鋒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呈鳥跡之前想鳥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交之次驚目亂以相於將發揮於煉石 闕 書秉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上臨玉德以斑如是能潛映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

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述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施薤葉點綴桃花舒彩箋以增麗耀丹管以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光華

崔倬

倬官宋州刺史

石幢敘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鎔塑繪刻堂閣殿宇關于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遺御史覆視之州縣震畏至于碑

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拆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郡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記大幢立石衺丈而圍幾再尋程材巨異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拆遂斲鑿缺敗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壒壤之下瘢痍壞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末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慕習

魯公書法纔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蹤堙沒遂命攻
治其傷殘補續其次雖眞贋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
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敘

黎埴

埴開成初官學士

出使官不得乘檐子奏

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
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
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疾亦許乘檐子不得

便乘臥轝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在乘限其檐子任依漢魏故事準載步輿步輿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陳牒許暫乘病差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雇

裴延翰

延翰宰相度從子

樊川文集後序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

司徒岐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名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

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啟表制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朕兆而果驗白耶噫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其與運高下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投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壞

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
君之善否直谿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
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覩
仲舅之文高騁夐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横貫澥濯
滓厤支立攲倚呵磨皴瘃如火照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
其扶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
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貼蟄爆蘖發慄若大呂
勁鳴洪鐘横攩撑裂噎喑戛切韶頀其砭熨嫉惡堤障初
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癱於未穿栽培敎化翻正治亂變醨

蕘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墻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勤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

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闕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與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腤腴魁壘筆酣興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緝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

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旣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段瓌

環王茂元帥陳許表爲判官

舉人自代狀

右件官言思無謟集作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嘗佐正人加以富有文辭精於草隸雋而且檢通亦不流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掌書記

東都不可立廟議

禮之所立本乎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

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晉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

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戴戴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令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元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旅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

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瘞於
焰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萬代常行不易之道也

寇可長

可長文林郎試大理評事

唐故平盧軍節度押衙兼左廂兵馬使銀青光祿
大夫雲麾將軍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食邑二千五百戶劉公夫人隴西辛氏墓
誌銘 幷序

夫人辛氏隴西郡人也父諱行儉夫人郎府君長女也聘

于彭城劉公公不幸早薨夫人稟山嶽之粹靈受人倫之
大福博行而多聞發言而合禮素德全備淑慎威儀迨於
姻親俯仰咸若挺霜操而馳其聲彙女功而發其譽夫人
六十有六以大和九年秋七月廿日而薨夫人有子二人
長子平盧節度衙前虞候雲麾將軍試殿中監上柱國克
勤次子節度散列將克恭生女一人曰引子等哀毀過禮
杖而能起乃扶護靈柩當年冬十月七日祔葬于青州益
都縣永固鄉廣固之里以先塋不利故別遷宅兆西據于
麓倚山邱之崇秀東極于荒南眺青山北臨於郡仍書銘

于墓內曰

白玉無瑕青松有節德儀咸備行階先列弃塵世而歸天

流芳華而不歇蒼茫野邑雲悲鴻咽林摵摵兮悲風光娟

娟兮夜月

令狐緒

緒贈太尉楚子以廕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轉河南少尹

賜金紫

請停汝郡人碑頌奏

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

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

令狐綯

綯字子直太和四年進士宣宗朝襲封彭陽男拜御史中丞轉戶部侍郎從兵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立由左僕射門下侍郎拜司空檢校司徒充河中節度使從宣武又從淮南副大使封涼國公僖宗立爲鳳翔節度使從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請詔男滈就試表

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轉充翰林學士累叨寵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沾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與男取得文解意望纔離中書郎却令赴舉昨蒙恩制許寵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

至於臨時與奪即在省司臣固不敢輒有干撓但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於延英奉辭輒擬面對伏以戀主方切陳誠至難伏冀睿慈察臣丹懇

請申禁天門街左右置私廟並按品定廟室數奏

准太常禮院奏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令式合立私廟祔准會昌五年十二月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於京城內置者但准舊於所居處置廟即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若令依舊會昌五年勅文盡勒

於所居處置廟兼恐十年間私廟漸逼於宮墻齋人必若
於吞併臣具詳本末兾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
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
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以
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
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
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
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分之一 近南去地四尺開一
埳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并有門

屋餘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爲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舊禮使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令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

薦處士李羣玉狀

右苦心歌篇屛跡林壑佳句流傳於衆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聖代宜備搜羅俾典校於瀛州佇光志業臣綯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與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宏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楊發

發字至之同州馮翊人大和四年進士書判拔萃累遷禮部郎中大和時遷嶺南節度使貶婺州刺史卒

太陽合朔不虧賦以聖德元通陽精通照爲韻

懸象告祥垂衣表聖陰慝將作而潛滅陽光當虧而更盛羲和率職徒降物以宵興堯舜臨軒方並明而曉映上方以憂勤御極濬哲承天聲教旣貽乎下土災蝕因消於上元景麗高雲已照臨於物外位移正寢空警戒於事先曉次箕中時惟冬仲天子夕惕而慭慮太史先期而誓衆於

是霧霽閑原雲歸幽洞圓規杲耀發瑞彩於踆烏愛景沖融動和鳴於彩鳳是月唯朔昇輪自東煥大社之晨氣照清朝之曉風幣奚假於詞祝鼓寧煩於奏工遂使皆仰之人既無虞乎薄蝕惜陰之士咸有望於再中諒天聽之自邇信宸心之遂通仰稽聖謨遐考天則運行雖由於黃道感應自符於元德輝華增煥覿光必達於幽陰氛祲皆消揆影無差於晷刻道敷陽教德叶炎精麟趾而不闕葵向影而皆傾覿臺登望之時漸欣光被史冊退書之際益訝文明至乃揚彩宮闈增華廊廟人動佳色物含清照若

合璧之無瑕比重輪而有耀黃琬之巧言莫啟由此緘詞叔輒之妄歎無聞從茲載笑道契元化禎同太陽躔次罔虧於順晷貞明以合於重光固齊天而比德垂永永於皇唐

大音希聲賦 以希則能大物理之常爲韻

聲本無形感物而會生彼寂寞歸乎靜泰含藏於金石之中緘默於肺腸之外喻春雷之不震時至則興比洪鐘之未撞扣之斯大靜勝永合於人心元同遠符於天籟大道沖漠至音希微叩於寂而音遠求於躁而道違三年之鳥

不鳴驚人可異五絃之琴截絕知音蓋稀人生而靜物本無機修以誠而上下交應臻其極而禽獸咸歸遐想古風緬窮太始以彼聲音之道娩夫動靜之理方歌擊壤堯人式貴於心和未夢鈞天趙簡尚勞於傾耳鼓能興雨鐘亦候霜冲用可齊於道性善應方契於天常興公之賦欲成已含金韻夫子之宮未壞猶悶樂章無象無名不知不識守此虛淡終乎妙極豈逐物而感通諒與時而消息損之而益潛運將契於天功聽之不聞元化極符於帝則幽元之旨足以明徵海內於焉而自正天下無得以爭能由是

廣可喻於人細可齊於物聲希者其響必大聲煩者其理

斯屈常呼萬歲維嶽有時而降神將異三人黜爾無心於

鼓瑟理歸若訥事契寡詞既不言以足教必於聲而可遺

存而不論馳神於六合之外語不如默箝口於三緘之時

是各從其類也吾將一以貫之

慶雲抱日賦 以雲日暉映精彩相耀爲韻

太陽之昇兮鑠景氣而澄氤氲聖人之德兮上蔚結而生

慶雲外浮相煥中映成文郁郁昱昱繽繽紛紛粲兮若組

繡之縈寶鏡翊兮若申甫之相明君無心而生應德而出

不矅青以干呂能叶慶以扶日縹緲蜿蜒遊龍相逐而不如斐亹葳蕤彩蜺舒狀而難匹始流形於孤嶽終垂象於九圍麗碧霄以增媚捧金烏而徐飛感覆燾之仁効靈表瑞憑元黃之氣耀影含暉夫天道無言以物應聖聖功不宰物自効命故有非烟非雲爲祥爲慶附我元吉彰我元盛豈徒衆彩錯出重輪交映者哉且日者實也象君而貞明雲者運也應時而發生就日而浮若就君之朝聘五色成象告五方之和平騰乎天假其陰隲見於晝資厥炎精懿乎煌煌燭空熀熀呈彩域中之目無不仰觀天下之心

若有所待何必蒼梧稱美横汾是載若乎夫變化倏忽希夷混茫理至則無幽不感德盛則化妖爲祥煥厥霄極亘於天光彼丹甑玉燭蓂莢芝房孰若此感化而見五彩其相者焉是知聖與冥通理由感名故我后之盛德不求彰而自耀

加謚追尊改主重題議

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夐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

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以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謂神貪

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嫫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

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
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
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
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
而止其重題改造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
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
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
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
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

禮意

盧商

商字爲臣第進士又中拔萃科累官兵部侍郎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范陽郡公大中元年罷爲武昌節度使以疾解職拜户部尚書卒

請增加鹽額奏

常州自開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勑以茶務委州縣至年終所收以溢額五千六百六十九貫比類鹽鐵場院正額元數加數倍已上伏請增加正額

盧鈞

鈞字子和范陽人徙京兆藍田第進士以拔萃補祕書正字累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兼領昭義軍進檢校左僕射宣宗立改吏部尚書封范陽郡公守太子太師大中十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立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保謚曰元

嶺南官吏請停吏部注擬奏

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之弊是南選今之弊是北資臣轄管二十二

州唯韶廣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道途遐遠瘴癘交侵選人若家事任持身名眞實孰不自負無辭肯來更以俸入單微每歲號爲比遠若非下司貧弱令使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愼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

唐元度

元度開成中官翰林待詔權知沔王友

九經字樣序表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從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刋校誓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

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畢刋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奏九經字攙狀

準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攙歲月將久㸃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

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註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

九經字樣牒文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狀准大和柒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

文字爲準其舊字撫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
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别有疑闕舊字
撫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説文即古體驚俗
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
其適中纂録爲新加九經字撫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
不同者具引文以註解今刋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撲之
末用證紕誤者其字撲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中書門下
牒國子監牒奉勑宜依牒至准勑故牒開成二年八月十
二日牒

論十體書

古文黃帝史蒼頡所造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觀察衆象而爲古文既巌氏之代法務徑促隸書是與古文殆絕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是也又河內女子壞老君屋得古文二篇乃書之秦誓顧命也或絕塵之客高蹈遠遊深巖邃谷丹經秘訣往往遇之今之所傳是其遺文也大篆周宣王太史史籀所造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此篇得全遇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曾獲九篇章帝王育爲作解說所不

通者十有二三暨晉世此篇都廢今畧傳字體而已八分後漢章帝時上谷王次仲所造以古書字形少波勢乃作八分楷法始有楷法也其後師宜官蔡邕梁鵠善之故蔡邕勸學篇云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小篆秦丞相李斯所造妙於篆法乃刪改史籀大篆而爲小篆其銘題鐘鼎及作符璽至今用焉爲楷隸之祖乃不易之軌也書曰作謨作則其斯之謂也今相承或謂之玉筋篆飛白漢靈帝飾理鴻都門時陳留蔡邕所撰聖皇篇待詔門下見役工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並以

題署宫閣後有張敬禮者隱居好學獨師邕法備極其妙
倒薤篆仙人務光辭湯之禪隱於清泠之陂植薤而食清
風時至見葉交偃象爲此書以寫太上紫經三卷光遂遠
遊時有得此者因傳焉散隸晉黄門郎衛巨山所作祖覬
父瓘皆蟲篆草隸著名巨山幼得其法又創造散隸體及
著四體書勢古今并皆法之懸針後漢章帝建初中秘書
郎曹喜所造喜工篆隸著名尤善垂露之法後代行之用
此以書題五經篇目鳥書周史官史佚所撰粤在文代赤
雀集戶降及武朝丹鳥流室今鳥書之法是寫二祥者也

用此以書題幡者取其飛騰輕疾耳一說鴻燕有去來之信故象之也垂露漢曹喜所造喜以工篆聞於京師章帝見而善之又作垂露法字如懸針而勢不纖阿那若濃露之垂蔡邕勸學篇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是也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歷江華二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張克勤恩蔭請迴與外甥判

一子官恩在報功貴延賞典若無已子許及周親令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援近日勅例難破著定勅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并牒中書省克勤所請不允

韋澳

澳字子斐宰相貫之之子大和六年進士復擢宏詞科累遷户部兵部侍郎大中時授河陽節度使懿宗朝累徙邠寧節度使貶祕書監分司東都遷河南尹卒贈户部尚書謚

曰貞

解送進士明經不分等第牓文

朝廷將裨教化嚴設科塲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用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以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黨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

其事溴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